

諭諺

齋對奏

疏錄



疏 篡 奏 諭

撰 怡 周

叢書集成初稿

(本印補)

訥谿奏疏及其他二種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六〇年一月補印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印刷學校印刷

# 四庫全書提要

訥谿奏疏一卷明周怡撰怡字順之號都峯改號訥谿太平人嘉靖戊戌進士怡初居吏垣以言事忤嚴嵩廷杖下錦衣獄三年世宗感箕仙之言得與楊爵劉魁同出獄未幾以熊浹劾箕仙誣妄激世宗怒復逮入獄又二年始得釋隆慶初召爲太常寺少卿又上疏忤中官外調山東按察司僉事稍遷司業仍爲太常寺少卿以卒平生觸犯權倖至再至三困踣顛連僅存一息而其志百折不改勁直忠亮卓然爲一代完人是集爲其弟恪所編凡吏科奏疏十一篇太常奏疏二篇雖卷帙無多而生氣凜然猶足以見其梗概也卷末乞休一疏註曰李石麓相公不允上李石麓者大學士李春芳號也蓋怡放廢以後不欲再出而春芳以穆宗新政欲獎用直臣故格之不能上達然怡訖不得大用殆亦如郭公之善善歟

# 訥谿奏疏

明周怡撰

吏科給事中臣周怡謹題爲督撫大臣、罔上不忠、乞賜諭責、以振風紀事。竊惟撫按之臣受天子明命分理一方生民休戚賴以蘇息苟仰思朝廷付託之重一方瞻仰之大則所以惕心飭躬慎官畏法真如負重而涉淵冰寧肯專恣自大廢法徇情自戾官方耶今天下爲朝廷牧赤子專則守令次則藩臬爲撫按者留意賢否欽慎自嚴則下觀而敬畏生賢者勤而貞志彌篤不肖者憚而非念潛消其利濟一方甚大況甄別嚴明孰敢越志近觀某舉劾方面守令二疏臣等竊不自安者數日某以其官則兵部尙書其權則右都御史其責則提督巡撫其地則兩廣實朝廷之遐方邊徼朝廷所以隆其秩位重其權任非以侈大某之身蓋以遠方之民蒙朝廷之德化視畿甸近藩爲杳遠故命之重臣欲其敷宣皇化覃洽海濱如畿甸近藩甚盛意也爲某者肯一念及此其所舉動必不苟且輕易今於兩廣布按二司止舉以市恩獨以一都指揮僉事某劾以藉口兩廣猺獞寇竊東剽西掠日有警傳文總武備不宜偏有輕重今惟舉文劾武重俎豆而輕介胄非所以爲勸豈惟南越之將士憤快今西地多事之日嬰鋒踏刃則責之以死命而舉賢旌能獨不錄其微長搜瑕索疵獨於此輩深刻臣恐武夫聞之解體難望其臨敵有血戰死綏之志兩廣所轄郡邑寔繁見任守令廢怠官守者寧無數人本官於廣東則

勅雷州府知府葉某某於廣西則勅柳州府知府戴某及查本官及巡按同日報缺官本內柳州府知府戴某已於四月初五日准告致仕本官勅疏發於四月二十日據傳聞之言戴某於四月初五日已前已經離任回籍去訖又查嘉靖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本官報缺官本內雷州府知府葉某某已於本年十月二日丁憂去訖二臣之衰老廢敗亦有年矣一則以去任踰年而始劾之一則以去任踰月而猶劾之無乃以見任者情勢難言假以去任者朦朧塞責苟且欺罔莫此爲大舉刺本以激揚今反以長惡遂姦何可望其廉貞而貞淫耶觀所劾則知所舉多徇情不可以盡信觀舉劾一事則知經略他務多虛應不可以爲賴叨竊大位大祿大權而苟且欺罔如此臣竊爲朝廷不平焉臣據事論事知其無以人事君之忠其諸風聞之言不敢一槩妄瀆聖聽伏惟陛下軫念民瘼不遺遐方勑下吏部都察院參論其素行議擬去留上請宸斷或嚴示戒罰以責晚効仍令該部通行各處撫按以後舉刺不許徇情市恩苟且欺罔有負任使庶官箴有嚴法守不隳而風紀振揚非小補也臣待罪言責義不敢默惟聖明宏納嘉靖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七日題

吏科給事中臣周怡謹題爲竭灑血忱懇祈天鑒非常變異詔求直言通行中外痛如修省以答天心罔極仁愛事

臣愚竊謂穹然上覆者天也墮然下載者地也巍然首出繼天地而立極者帝也天地奠位者常也如日、月、星辰、風、雷、雲、霧、海、嶽、泉、石、人、物、之、類、一失其常則皆謂之變也人君之位曰天位祿曰天祿事曰天工

語曰天語禮曰天秩典曰天敘命德曰天命討罪曰天討以昭人君卽天也。不言地者統天之尊也。天地之常人君之常也。天地之變人君卽引以自咎。通行警戒大小臣工各勵修省期以復于常也。近照欽天監奏稱嘉靖二十二年正月初一日日食不及三分且日未出時候卽同不食免行救護奉聖旨是欽此欽遵臣愚竊謂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日月之食天變之大者也。雖曰少食卽同不食臣則以爲與其少虧不如無虧。救護可免修省不可無也。正月之朔乃歲之首也。月之首也。日之首也。其食在日未出時則又時之首也。是可不謂之大變耶。臣愚竊窺天象有符聖功聖人慎獨之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蓋在幽暗隱微之中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戰兢惕厲夙夜憂勤此聖人所以能立無過之地也。故曰君子之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日之未出者食而旋復卽不見是圖不遠之復之象也。伏覩皇上臨御以來敬天勤民昕夕無間聖德格天切憂勤之心致中和之極宜天地位而萬物育無所變異然古人以天變不作爲天意忘棄以天變之見爲天心仁愛是則天變實所以資聖功也。且承君之命而致之民者臣也。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臣之職也。臣職不修則化理自虧天象之變必不虛生近照禮部類奏災異奉聖旨是上天仁愛災異疊見以示警告事關朕躬的知道了便通行各該衙門官員痛加修省盡心職業共圖治理以回天意欽此欽遵臣有以仰見聖心懇切不自滿足誠堯舜其猶病諸文王望道未見之心也視彼遇災而懼側身修行者大不侔矣夫旣通行修省臣似不必贅也而復喋喋者竊以憂勤惕厲而無間者聖心也安常襲故者臣下之積痼也類奏災異乃禮部每年歲終之常例也其不以常行文移了

未完故事之心視之者鮮矣更望皇上俯念元旦日食非常之異特發明詔求直言通行中外各該衙門  
官員痛加修省共圖維新之治夫直言者盛世事也故曰主聖則臣直禹之告舜則曰無若丹朱傲慢遊  
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顙顙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姬旦之告成王則曰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  
于酒德哉夫聖莫過於大舜其不爲丹朱曾謂禹猶不知耶成王嗣周之初其不宜指以亡國之主曾謂  
姬旦有不知耶而二臣直言如是此見虞周君臣和氣治於上下略無猜疑所以更相飭戒用成近衡之  
治所謂泰和元氣在唐虞成周宇宙間誠爲知言後世忠臣務爲諷諫意非不美第言辭微婉未免蔽晦  
本意莫若直言直指尤爲光明何事爲今日大難而最當先務者何事爲今日大費而最當先罷者何人  
爲大賢而爲今日當先舉者何人爲大蠹而爲今日當先退者何事爲今日最所忌諱而難言者何事爲  
今日最爲緊要而難行者何刑爲枉而當正者何賞爲濫而當節者凡有關於時政務要知無不言言無  
不盡明白直陳毋晦正意萬一所陳有可裨補聖德者不妨已精而益求其精已盛而益求其盛將見行  
之天下而臣民稱聖傳之後世而史冊生輝各該衙門官員將奉德意將見賢者益自砥礪而勇於爲善  
中才益自振作而求入於善不賢者亦知所畏憚而改行以從善矣陛下和德於上自宰相以至百執事  
和政於下百姓泰和於天下天地呈祥神人胥慶實我明萬萬世無疆之福皇上萬萬歲無疆之壽宗社  
幸甚天下幸甚微臣一念忠赤冒昧進言伏蒙天鑒雖萬死亦無辭也謹題嘉靖二十一年十二月二十  
日題

吏科給事中臣周怡謹題爲懇乞聖斷俯從人心亟罷不職大臣以重禦侮根本事

臣竊惟連歲敵人大肆寇逼更番迭入殘困山西震驚幾旬人皆知籌邊失策由撫總之臣不職以致鄰敵輕忽突來突去肆無忌憚不知邊臣不職實由根本之地大臣不職之所致不於根本之圖而惟枝葉是務未見其善也夫禦戎之要莫急於兵馬錢糧根本之地莫重於戶兵二部兵食不足雖有良巡撫名總兵亦無所用其智勇戶兵不得其人而欲足食足兵亦必不可得也臣觀戶部尙書李如圭之理錢糧是果有經國之謀者乎今當邊圉多事主客官兵所急需者惟在糧草一有不繼則難以號令而策勵之各鎮撫臣每有題請荷蒙皇上俞允下之戶部議處如圭昏然醉夢漫不經心該部司官各以職掌呈議方且悻目視之叱言邊鎮之事自有邊鎮之臣當處何預戶部動爲題覆夫尋常無事之時尙當悉心竭力變通調度以求生財裕國之道今乃於要急之日蔑視國事罔修職業闢葺無爲誤事不忠如此將焉用之今山西地方屢遭兵革上廑聖心轉念生靈去歲蠲免稅糧二年今又蠲免二年又發內帑之銀專命大臣賑濟其憂深慮切真痛癢乃身之心也如圭曾亦思所以仰承德意下恤邊方上不病國下不病民而有變通調度之方否耶臣又訪得河南周府往歲奏增祿米價銀比時戶部尙書李如圭貪受賄賂不思大計不行勘查徑自覆題每石加銀壹錢該加銀貳萬肆千餘兩原價每石折色叁錢伍分遵行已久尙且歲有積欠無能追納河南巡撫都御史魏某某因地方時勢之難又經題奏戶部宜圖上下經久之計大爲處置如圭竟不爲之一處臣見舊逋愈加積欠新增徒有虛數而已臣聞周府知撫臣有奏令

人齋銀壹萬餘兩賂送李如圭等乃爲覆題仍准加銀壹錢周府分派祿米每石扣支銀伍分該銀壹萬貳千餘兩以補前費遂致宗室閑然不平訐呈巡撫等衙門至今追銀問罪未結夫王府係天潢一派帝室懿親其應得祿米自有定數應增應減自有法例其屈伸盈縮與時消息是亦該部之責也如其當增則亦當查前此何爲而不增及今時可增與否明白議處請自上裁豈可貪受賄賂以私賣耶如不當增則枉法受賂尤大不可於王室至親尙敢奸貪不法而況於其他耶夫以大臣而志在貪利則於國事宜其昏然而莫之理也河南見鞠其獄明證指驗人人得而知之況河南連歲災傷河南邊防之費困不可支今又歲增銀貳萬肆千餘兩巡撫知其難而處之戶部獨忍不爲之一處耶況今日大功之建邊防之費日新月盛朝廷之帑藏已虛百姓之膏脂亦竭雖各宗室賢王亦知上體國憂皆有孝敬之心各獻金銀以助朝廷之萬一寧得於祿米定價更欲求加以重困朝廷耶如圭職掌司農罔思國計徒負癱瘓之軀四維不知無異土木之偶一籌莫展乃反徇私貪賂賣朝廷之恩壞國家之政王府不露實惠百姓日見流亡尙何望其生財足用以給邊防之需耶如圭不能欲求錢糧之有調度充足決不可得也其兵部尙書張瓚之司兵馬是果有折衝之才者乎屢經言官論劾不知求退每荷皇上姑留罔知報効凡一都督總兵副參遊備之陞補無非平時賄賂之私人其賄賂者豈皆盡取諸私囊無非借貸於巨室一得陞補即遂刻剝軍士以償債肥家如此用人安望其有奮不顧生舍命敵愾者乎瓚今雖痛念邊毒重惟主憂不受一賂而用智勇之將其爲用者亦確信平日之心術而深疑今日之舉用以爲危急之日雖擢用

不計而饋賂之乏終任用不堅後之繼今者亦猶今之繼昔也今日何賴於瓊而尙可任用之耶以爲福將耶則今日折衝非才明矣以爲罷瓊則無能代者自古無借才之憂堂堂天下豈以無人爲患耶往者陝西奏徵倖之功本兵先蒙殊賞廕子錦衣該司郎中王某某卽陞應天府府丞今日山西屢至失事巡撫總兵寘之重罪則本兵亦當先受顯戮其仍有當連及者亦宜詳議可否豈有成則先論其賞敗獨不可分受其罰卽近日山西被兵搶掠二十七州縣孳畜一空子女盡去殺傷之慘尤不忍聞兵部近議用夜不收三十名在京常川往來瓜探消息緩急以爲之備巡撫山西都御史劉某乃厚賞之該部復厚勞之令其勿言山西之慘止言敵人已困殺馬而食職方司郎中楊某公然揚言士夫慶敵之困以懈衆心以罔朝廷瓊等職掌本兵九法罔建乃互爲欺蔽上負聖眷而不顧甘心貪味下犯人言而不恤尙何望其折衝萬里耶張瓊不罷欲求智勇忠義之將決不可得也是二人者不宜一日居乎其位者也其提督十二團營兵部尙書劉天和年垂衰暮日薄桑榆步履艱難足欲前而屢卻氣血衰憊志欲銳而莫遂昨觀各城門揚兵之議有同兒戲此可觀謀矣團營之兵挑選精銳內以爲王室干城之重衛外以備四方不虞之救援必須精敏奮厲之臣以提督之則可以作六軍之生氣以備萬里之長城今天和果方叔元老而克壯其猷者乎竊謂其自知必不能也重兵要務之地非養老圖安之所若用此衰憊以當重任必誤國家之大事但天和壯歲自立素負重望今及衰年精神策勵自不能前合容令致仕以全晚節別簡才智勵精之臣以充其位則於國體軍務兩得之矣朝廷命廷臣集議更置撫臣博求將材又命勳臣

傳諭戶兵其所以籌邊經國必期兵食之足將帥之良計出萬全戰可百克大宣威於沙漠以解邊民倒懸之望快中外雲霓之心以致聖心焦勞虛傷心血主憂臣辱分義不容已者一時大小臣工罔不思忘生徇國奮勇敵愾以紓皇上西顧之憂而重要之地尙使匪人充之則無以新天下之耳目鼓中外之意志是亦尋常虛應故事而已未見其實修內攘外爲匡國安邊之圖也伏望皇上轉念邊陲重圖根本施大威斷慎簡重臣或令自陳或令致仕早賜罷黜速易賢才以圖億萬年長久之計以振今日中興之治實宗社無疆之福邊方再造之願也臣待罪言職深隱時艱但知一得爲國之忠不顧衆怒殺身之禍惟聖明留神裁察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冒昧進言無任殞越之至嘉靖二十二年二月初二日題

吏科給事中臣周怡謹題爲糾正撫臣濫舉失體事

竊惟治理之要莫先於用人勸懲之機莫要於揚激伏覩勅諭巡按御史必曰勸懲得體人自敬服欽此朝廷之予奪部院之考察皆據撫按舉劾之疏舉劾之典誠鼓舞人才轉移治亂關係匪輕不可不慎也是故舉劾當則剛正廉明者定而貪暴卑諂者遠舉劾濫則剛正廉明者恥而貪暴卑諂者肆矣部院據監司之舉劾考庶官之賢否而監司之賢否亦於此焉辨史曰達視其所舉是已何也水流濕火就燥各以類從也近閱巡撫湖廣右副都御史陸杰論官屬賢否境內人才各疏其所論薦果協公論與否臣不能悉知但平居論人咸謂才難今觀本官所舉未免雜濫太甚卽今日之方面既有舉而無劾則來年之考察宜有陟而無黜也照磨縣丞非謂無賢竊謂天地似廣未必若是多賢爾其一疏薦大治縣主簿郭

某某則曰縣知有丞而不聞有令其一疏薦大治縣知縣張朝錫則曰端謹自持而民隱恤剛柔相濟而邑政修夫旣不聞有令張朝錫又何爲而薦耶兩疏並舉自爲矛盾其薦境內二人而廖道南與焉夫道南何如人也人品鄙劣心行汙穢貪淫邪媚里閈所賤惡縉紳所不齒者卽有華藻靡詞不過雕蟲小技非有本之學理到之言居可訓俗出可華國者也已燼之灰夢想再燃旣腐之木妄覩復發在道南蓋晝夜未忘寢食在念也苦恨無階可進漫自獻頌希圖使其在位猶當力詆屏斥以清仕班今旣考察不謹奉有明旨閑住是舉朝公論衆以爲不可而退者非若偶遭譴謫或一二人之論劾者可同日語也杰或不知而舉之不明也知而舉之不忠也不明不忠將焉用之杰之大槩昭然于所舉見之矣臣又見近日各處巡撫舉薦太濫大抵資秩已崇類皆援結自固甚者因而爲利又其下也況嘉靖二十三年正月該考察天下來朝官員賢否雖曰黜幽陟明而黜尤最重若不嚴行申明未免承訛襲舛虛應故事賢不肖無所勸懲而治理荒矣伏乞陛下軫念生靈圖惟治理降勅切責陸杰引用匪人大虧忠蠹薄示懲罰仍勅吏部查照該部近題准事理申諭各處撫按悉心博訪務要甄別賢否無惑人言無持兩可無徇鄉故無偏愛憎無悅諂佞而醜正直無庇權要而疏孤寒除撫按接任未及三月者不必舉劾外其餘無分遠近俱限二十二年十一月以裏各具所屬賢否實跡奏聞其例不舉劾者明開揭帖定註的確考語另送部院查考來年考察衆以爲可黜者查撫按之疏郤在舉列則撫按連坐爲妄舉者戒庶舉劾精嚴勸懲得體賢者日興不賢者日遠而治化彰矣其境內人才務要察其才德果係天下之望去位非有不渝之

罪方許論薦其鄉評素短善狀不聞不許徇私妄舉以爲他日起用之地其有違例舉者罪深作俑惡同  
圮族聽部院考察科道論劾則公是定而士風端其於治化豈曰小補之哉臣待罪該科義不容默惟聖  
明宏納庶官幸甚天下幸甚臣冒昧狂瀆無任戰慄隕越之至緣係糾正撫臣濫舉失體事理未敢擅便  
謹題請旨嘉靖二十二年四月初五日題

吏科給事中臣周怡謹題爲姦僉輔臣欺罔專恣懇乞聖明早辨嚴絕以防微杜漸事

嘉靖二十一年八月十五日伏蒙陛下勅令禮部尙書嚴嵩入閣辦事維時臣等卽論重位不宜任以匪  
人旣而言論紛集未蒙採納而於嵩也任之益篤遇之益隆夫豈真以嵩爲賢而任之勿貳耶抑豈以臣  
等之言真爲未是而不用耶蓋以嵩之奔走於陛下左右亦有年矣其心術之奸回行檢之汚穢人品之  
鄙劣識見之淺陋亦已照之悉矣第以目前奔走承順頗可驅役一時未有當意者姑令承乏亦因以試  
之庶幾感深圖報因言知恥飭躬勵行改惡自新嵩未必無人心者嵩因人言自陳之疏云臣之負冤真  
詆微譏以崇凶極醜之名痛省往愆翻圖新美庶幾上可以仰答聖明之萬一下可以少息人言之責望  
不宜積迷不悟就下不返長負國恩反讐公是卒自同於盧杞裴延齡同流近於嘉靖二十二年二月內  
又蒙陛下賜嵩以忠勤敏達銀記殊錫異數日新歲盛嵩自揣分遭際奇逢卽殺身以報猶爲恆情古云  
士爲知己者死況一身復荷聖明之陶鑄耶陛下錫以忠勤敏達四字豈謂嵩果能稱此耶夫亦金錢愧

心之意。將使嵩思果忠矣。勤矣。敏與達矣。抑未能如聖諭之責望耶。反觀內省。夙興夜寐。勉求四字。上以增聖明。用人之光。下以稱輔臣。弼君之任。聖意淵深。或在于此。嵩自翟鑾臥病未出之後。幸可以專柄攬權之時。凡近日陛下於在廷諸臣。小懲大戒。無非激勵羣策。共圖治理。中外警惕。罔不戒省。此卽日月之明。雷霆之威。人所共見。共聞者也。爲輔臣者。卽有票擬諭旨之役。亦不過贊理化育。而從違可否。出自朝廷。孰敢竊以爲威福耶。書曰。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臣無有作威作福者。必害于而家。因于而室。典刑具在。孰敢不欽。嵩乃揚揚自竊爲威福。遂使待罪承恩者。車馬駢集于私門。少不順附者。卽有播弄。近如王堯封。其爲人不齒于士論。鄉評人人知之。嵩等不知何故。乃欲援引。卻妄稱陛下之意。欲用之。親約吏部尙書許讚。到東閣傳示聖意。比該部猶以未見的實。且未推舉。及奉明旨再推兩員來看。欽此。然後以王堯封推上。果蒙欽點。一時大小諸臣。驚愕無措。以爲聖嚮方切。姑各忍而未言。果能不負。則亦已矣。如其誤事。言之未晚也。茲南京科道等官張汝棟等。各具疏論劾卽奉明旨。王堯封著照前旨。不許推用。這員缺另推兩員來看。欽此。綸音煥赫。宸諭煌煌。中外諸臣。豁然痛快。至明至斷。乃聖乃神。堯舜其猶病諸。不意聖明之世。嵩等乃敢欺罔。一至於此耶。卽陛下有欲用王堯封之意。嵩等猶當力論其未可。堅執以爲不敢奉詔。不宜依阿曲從。致皇上有後悔也。矧非出聖意。則嵩等欺罔之罪。律例昭然。嵩又嘗對人言。卽今翟鑾病久不出。嘗以是面奏陛下。房杜謀斷相資。臣以一身兼之爲難。陛下稱以古昔周公亦只一人。此言有無不可知。誠如聖諭。則嵩當毛竦汗流。愧悚不暇。佩服聖訓。永言師法可也。尙可

揚揚誇詭于人以自侈大耶周公之相成王其事具在方策嵩盍取以爲則輔相之職莫大於進賢退不肖勸善懲惡爲朝廷樹風教貽典則也今多事之時正以求賢擇才爲急海內英豪不爲乏人見任去任寧無數人可用者嵩可諉于不知耶知則宜時聞于上出格推用爲時解紓未聞其推一賢舉一能是蔽賢也不知則宜汲汲求之不宜泄泄沓沓美食安坐行呼唱于內庭外衢而已也如樊繼祖附勢媚竈蠅營狗趨惡跡穢狀真有罄南山之竹不足以盡書者姑舉其兩端言之如築城與前任霸州兵備副使王鳳靈上下通同燒磚冒破得銀巨萬不數月而冒破無存喪師墳軍仍以爲利此誠盛世之賊臣不容于死臣尙追恨夏言相爲依附未究罪狀若使老死牖下猶爲大刑之逸近以傳奉起爲工部尙書兼都察院都督採湖廣大木督木雖今日至急之務在廷在外未爲無人何必于罪人樊繼祖耶嵩宜極力爲陛下陳之何未聞其出一言耶大臣歿後贈官贈謚朝廷勸善懲惡大典也見尊賢賤不肖雖身後不少假也凡大臣歷任雖久曾經論劾不許濫請已故兵部尙書張瓚在任無一善狀劾疏無啻數十上負國恩下遺邊患明刑倖逸於生前顯褫宜行于歿後顧乃恩典備隆贈謚兼極近該禮部又題已故致仕原任南京兵部侍郎呂柟云云未究厥施方切□□宜隆恩典用慰賢魂茲奉明旨呂柟謚罷夫褫張瓚之官可以懲惡增呂柟之秩可以勸善恩禮所加風化所關凡此皆嵩當極言力論於陛下務使進退不致乖人望勸懲有以維世教嵩皆無一言及此則將焉用彼相哉陛下聖明天縱剛斷雷轟照羣慝於隱微發大憝於漸往昔任張孚敬則用夏言以防之任夏言則用霍韜以防之方其才猷略效也則確然任之而

不二。及其惡跡漸張，則斷然去之而無疑。此陛下之神機化權，默運超駕百王者也。傳曰：人臣無將，將則必誅。易曰：履霜堅冰，至言辨不可不早辨也。今遇聖明在上，嵩等豈敢有他哉？顧其惡德日崇，非心不悛，聖眷益隆，而怙終益甚。人言殊劇，而遂非殊熾。（以下闕十行，每行二十一字。）

吏科給事中臣周怡謹題爲懇乞聖斷，俯從言官亟出匪人，以崇治體事。

臣待罪吏科，近接到一本，爲大臣貪汚素著，恐不能仰答聖心，以副倚任，乞賜黜罷，別簡賢才，以慎固留都事。該南京兵科等科給事中張汝棟等論劾南京參贊機務兵部尙書王堯封等因奉聖旨，王堯封著照前旨再不許推用，這員缺便會推兩員來看，吏部知道欽此。又接到一本，爲慎用人以崇治體事。該吏部題覆，巡按貴州監察御史趙某某論劾輔臣翟鑾引用王堯封、費案等因奉聖旨是各該論薦官員，你部裏嚴加掄簡，遇缺從公定擬，聽候點用。若所薦所用不宜的，著兩京科道官卽時舉劾欽此。又接到一本，爲大臣庸鄙不堪任使，懇乞聖斷速賜罷黜，以重朝寧以清仕途事。該吏部題覆，工科給事中李綸論劾工部尙書甘爲霖、樊繼祖有干清議等因奉聖旨，甘爲霖已有旨了。樊繼祖奉命督催大木且留用欽此。又接到一本，爲懇乞天恩俯賜罷斥以息人言事。該工部尙書甘爲霖奏奉聖旨，恭舉廟建在卽卿宜卽出供職，以副委任，不准所辭。吏部知道欽此。臣於各疏反覆諷誦慨嘆不能自己。此見陛下總攬乾綱，赫然離照，因言官之論，或允而徑去之，或下之該部，因該部之執，或允而申命之，或示以微權批答渾然昭示懲戒，使留之知愧，任之爲辱。真天語元機，聖明衡鑑，在廷臣工，莫不惕然警省，肅然畏服。臣愚遭逢